



12类悬幻

SCIENCE FICTION
世界科幻小说选粹

[美] 阿西莫夫 等著 施咸荣 董乐山 等译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12 类悬幻

——世界科幻小说选粹

(美) 阿西莫夫等著

施威荣 董乐山等译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12类悬幻：世界科幻小说选粹 / (美) 阿西莫夫等著，
施咸荣等译. — 北京：中国书籍出版社，2007.10

ISBN 978-7-5068-1602-1

I. 1… II. ①阿… ②施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 — 作品集
— 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29825 号

责任编辑 / 武 斌

责任印制 / 熊 力 武雅彬

总体策划 / 博爱天使

出版发行 /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：100073)

电话：(010) 51259192 (总编室) (010) 51259186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：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154 毫米 × 230 毫米 1/16

印 张 / 19.25

字 数 / 200 千字

版 次 /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4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录



contents

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啊

[美] 艾萨克·阿西莫夫 高萍译 1

讲笑话的人

[美] 艾萨克·阿西莫夫 梁献章译 6

冰霜与烈火

[美] 雷·布拉德伯雷 董乐山译 22

欧福问题

[美] 小克特·冯尼古特 傅惟慈译 67

彭家角的巫师

[美] 弗莱德里克·波尔 黄雨石译 85

外貌像我的机器人

[美] 罗伯特·雪克利 施咸荣译 122

忽隐忽现的行动

[美] 阿尔弗莱德·贝斯特 杨怡译 132

同一时间

[美] 詹姆斯·布利什 柏国锐译 155

我制造了你

[美] 小华特·密勒 桂宗玲译 177

呆痴的火星人

[英] 约翰·温德姆 傅惟慈译 189

笼子

[英]亚瑟·伯特伦·昌德勒 王汉梁译 219

电话线路

[法]吉拉德·克莱因 傅涛涛 李燕乔译 232

绕呀绕

[西]多明哥·桑托斯 杨静远译 269

三〇〇〇年乐园

[奥地利]赫伯特·W. 弗兰克 范与中译 294

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啊

[美] 艾萨克·阿西莫夫 高萍译

阿西莫夫 (Isaac Asimov, 1920—1992) 是美籍犹太人, 为 20 世纪最顶尖的科幻小说家之一, 曾获代表科幻界最高荣誉的雨果奖和星云终身成就“大师奖”。以他的名字命名的《阿西莫夫科幻》杂志, 是美国当今数一数二的科幻文学重镇。

《基地》、《机器人》等系列是阿西莫夫最脍炙人口的代表作。这些看似各自独立的故事, 相互贯串起来, 竟是一部纵贯两万年的长篇史诗! 阿西莫夫特意将科幻场景巨幅拉大, 在全银河的背景下架构他独有的科幻世界, 借由银河帝国的兴亡史来讨论人性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文明要素产生的互动影响。这种宏观视野使他的作品处处闪动着关怀人类未来的灵光, 超越一般科幻作品的局限。

阿西莫夫不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博士, 更是举世闻名的全能作家, 一生著述多达四百七十余本, 内容涉及科学类的数理化、天文、生物、医学, 还旁涉人文类的文学、宗教、史地等。如此渊博的学识使他的笔下世界具备了奇幻的想象与高度的预言性。在他刚开始写机器人小说时, 机器人学尚未产生; 等到这门科技发展得相当有成果时, 几乎每一本有关机器人学发展史的书籍都提到他、他的小说与他发明的“机器人三定律”。几乎成了以后科幻作家创作有关机器人的作品时必须遵循的法则。



阿西莫夫以真切的物质科学及人文现象演绎出他的科幻世界，又杂进侦探与推理的小说技法，使得他的作品情节生动，扣人心弦，让人不忍释卷。

那天晚上，玛琪甚至把这件事记在自己的日记里了。在2155年5月17日这一页里她写道：“今天，托米发现了一本真正的书！”

这是一本很旧的书。玛琪的爷爷有一次告诉过她，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，他的爷爷对他讲，曾经有那么一个时候，所有的故事都是印在纸上的。

他们翻着这本书，书页已经发黄，皱皱巴巴的。他们读到的字全都静立不动，不像他们通常在荧光屏上看到的那样，顺序移动，真是有趣极了，你说是不是？读到后面，再翻回来看前面的一页时，刚刚读过的那些字仍然停留在原地。

“呀！”托米说，“多浪费呀！我想，这样的书一读完，就得扔掉。我们的电视屏幕一定给我们看过100万本书了，可它还能继续给我们许许多多别的书看，我可不会把它扔掉！”

“我也不会扔掉。”玛琪说。她只有11岁，读过的电视书不像托米读过的那样多。托米已经13岁了。

她问：“你在哪儿找到这本书的？”

“在我们家。”他指了一下，可并没有抬起头，因为他正在全神贯注地看书。“在顶楼上。”他又说。

“书里写的什么？”

“学校。”

玛琪脸上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：“学校？学校有什么好写的？我讨厌学校。”玛琪一向讨厌学校，可现在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憎恶它。那个机器老师一次又一次地给她做地理测验，她一次比一次答得



糟，最后她的妈妈发愁地摇了摇头，把教学视察员找了来。

教学视察员是个身材矮小的胖子，脸红扑扑的，带着一整箱工具，还有测试仪和电线什么的。他对她笑了笑，递给她一个苹果，然后把机器教师拆开。玛琪暗暗希望拆开以后他就不知道怎样重新装上，可他却偏偏知道。过了1小时左右，机器老师已经重新装好，黑乎乎的，又大又丑，上面还带着一个很大的荧光屏。在这个荧光屏上，映出所有的课文，还没完没了地提出问题。这倒也无所谓，最令她痛恨的东西是那个槽口——她非得把作业和试卷塞进去的那个口子。她总是要用那种打孔文字编程序似的把作业和答卷写出来。在她6岁的时候，他们就让她学会使用这种文字了。而那个机器老师便飞速地批出了分数。

视察员把机器调好以后，拍拍她的脑袋，笑着对她妈妈说：“这不是小姑娘的错，琼斯太太。我认为是这个机器里的地理部分调得太快了一些，这种事是常有的。我把它调慢了，已经适合于10岁年龄的孩子们的水平了。说实在的，她总的学习情况够令人满意了。”说着，他又拍了拍玛琪的脑袋。

玛琪失望极了，她本来希望他们会把这个机器老师拿走，他们有一次就把托米的老师搬走了将近1个月之久，因为历史那部分的装置完全显示不出图像来了。

所以她对托米说：“怎么会有人写学校呢？”

托米用非常高傲的眼光瞧了她一眼：“因为它不是我们这种类型的学校，傻瓜。那是几百年前的那种老式学校。”接着他一字一顿说：“几世纪前。”

玛琪很难过。“嗯，我不知道古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学校。”她从他肩膀后面看了一会儿那本书，开口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他们得有一个老师吧？”

“当然，他们有个老师，可不是我们这样的老师。是一个真人！”

“一个真人？真人怎么会是个老师呢？”



“是这样的，他只不过给孩子们讲讲课，留些作业，提提问题。”

“真人可没那么聪明。”

“当然聪明啦。我爸爸就和我的机器老师知道的一样多。”

“不可能。真人不可能知道的和老师一样多。”

“我敢打赌，我爸爸知道的差不多和它一样多。”

玛琪不打算争吵下去，便说：“我可不想让一个陌生人到我家里来教我功课。”

托米尖声大笑。“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，玛琪。那些老师才不到你家里来上课呢。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地方，所有的孩子们都到那儿去上学。”

“所有的孩子都学一样的功课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如果他们的年龄一样的话。”

“可我妈妈说，一个老师是需要调整的，好适合他所教的每个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智力。另外，对每个孩子的教法都应该是不同的。”

“他们那时候刚好不是那么做的。如果你不喜欢书里说的这些事，你就干脆别读这本书。”

“我没说我不喜欢。”玛琪急忙说。她很想知道那些有趣的学校是怎么回事。

他们还没看完一半，这时，玛琪的妈妈喊了起来。

“玛琪！该上课了！”

玛琪抬起头来。“还没到时间呢，妈妈。”

“到了，”琼斯太太说，“托米差不多也快到点了。”

玛琪对托米说：“托米，下课以后我可以和你一起再读读这本书吗？”

“也许可以。”他冷冷地回答。然后，他吹着口哨走开了，胳膊底下挟着那本满是灰尘的旧书。

玛琪走进上课的地方。课室就在她卧室隔壁。机器老师的开关已经打开，正等着她。除了星期六和星期日，它每天总是在相同的时间



开启的。因为妈妈说，假如小姑娘每天都按一定的时间学习，成绩会更好一些。

电视屏幕亮起来了，开口说：“今天的算术课讲分数的加法。请把昨天的作业放进槽口。”

玛琪叹了口气，照它的话做了。她脑子里还在想着当她爷爷的爷爷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他们办的那种老式的学校。附近一带所有的孩子都到一处去上学，他们在校园里笑呀、喊呀，他们一起坐在课堂里上课；上完一天的课，就一块儿回家。他们学的功课都一样，这样，在做作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互相帮助，有问题还可以互相讨论。

而他们的老师是真人……

机器老师正在屏幕上显现出这样的字：“我们把 $\frac{1}{2}$ 和 $\frac{1}{4}$ 这两个分数加在一起——”

玛琪在想，在过去的日子里，那些孩子一定非常热爱他们的学校。她正在想，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啊！

讲笑话的人

[美] 艾萨克·阿西莫夫 梁献章译

诺埃尔·梅耶霍夫浏览了一下他草拟的单子，选定了优先处理的项目。和通常一样，他主要依赖直觉作出选择。

他面对着一部庞大的机器。尽管所能见到的只是其中最小的一部分，然而这还使他本人显得十分渺小。不过这没关系。他说话的口气既随便而又有信心，说明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。

“约翰逊，”他开口说，“出差突然回来了，发现他最好的朋友在拥抱着他的妻子。他惊愕地后退一步，说道：‘麦克斯！我没法儿不拥抱这位女士，因为我和她结了婚。为什么你非拥抱她不可呢？’”

梅耶霍夫继而想道：好了，让这份资料记录到机器里消化一阵吧。

这时有人在他身后嚷了一声，“嘿！”

梅耶霍夫把这单音节字从机器上抹掉，把他刚才使用的电路板到空挡上。他猛地转过身来说：“你不知道我在工作吗？你不会敲门？”

往常他向迪姆希·惠斯勒打招呼时总是面带笑容，可是这一次却不同。迪姆希·惠斯勒是个高级分析员，同他打交道的次数不下于同其他人。梅耶霍夫皱起了眉头，瘦削的面孔扭曲着，十分难看。如果陌生人打断他工作，他也只不过如此。难看的表情一直蔓延到他头发里，使他那头乱发显得更乱。

惠斯勒耸了耸肩。他身上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，两只拳头使劲插



在兜里，使白大褂上出现一条条又硬又挺的皱纹。“我敲过门，可是您没吭声。操作信号灯也没亮着。”

梅耶霍夫哼了一声。倒不是为了没亮灯。他对这个新项目太全神贯注了，难免忘却了一些细节。

不过这不能怪他。这新项目太重要了。

当然啦，连他自己也不明白它为什么重要。大师们一般都这样。所以他们才是大师。高深莫测。不然人类的头脑怎能与那一大堆固体电路的玩意儿匹敌呢？人们管那玩意儿叫“万能虚空”，是从来没有过的最复杂的一部电子计算机。

梅耶霍夫说：“你不知道我在工作吗？你脑袋瓜又想起了什么要紧的事？”

“没什么必须马上解决的事。超空间答案里有几个漏洞，”惠斯勒突然明白了过来，脸上出现了疑惑而又沮丧的神情，“您在工作？”

“对了，怎么啦？”

“可是，”他停了下来向四周扫了一眼，注视着进深不大的房间的各个角落。这里挤满一排排的继电器，也还只不过构成“万能虚空”的一小部分。“可是这儿没有人啊。”

“谁说有人来着？非有不可吗？”

“刚才您在讲笑话吧？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惠斯勒勉强一笑。“莫非您刚才是对‘万能虚空’讲笑话？”

梅耶霍夫神态变得冷冰冰了。“那有什么不可以？”

“您真的对它讲了笑话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梅耶霍夫的犀利目光逼得对方不敢再与他对视。“我没必要向您解释。我用不着向任何人请示。”

“瞧您说到哪儿去了！当然不必，不必。我只不过好奇，没别的意



思……您要是忙，那我就走了。”他又向四外环视一下，皱起了眉头。

“请便吧。”梅耶霍夫说。他目送着惠斯勒走出门外，用手指朝操作信号灯的开关狠狠一戳。

接着，他为了消消气，从屋子这头踱到了那头，又踱回来。惠斯勒真他妈的混蛋！全是一帮混蛋！他们竟然那么放肆，这全是因为他把他们当成了有创造性的艺术大师，平等对待，完全是因为在社交上他没注意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。

他厌恶地想道：这帮人！连个像样的笑话都讲不出来！

这使他马上又联想到他手头的工作。他重新坐了下来。叫那帮人见鬼去吧！

他把“万能虚空”上他应当用的那条线路接通后说：“一次航海时，波涛汹涌，白浪滔天。船上的服务员走到船边扶手那里，便停住了脚步，用同情的眼光瞧着一个人。那人把身体探到扶手外边，浑身无力地瘫在那里，两眼直愣愣地望着海洋深处，显然在忍受着晕船的折磨。

“服务员轻轻拍了下那人的肩膀，低声说：‘先生，您振作起来吧。我知道您很不好受，可是，说真的，晕船死不了人！’

“遭受折磨的那位绅士朝他的安慰者扬起了脸。脸色铁青，痛苦不堪。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沙哑地说：‘伙计，你可别这么说。看在老天爷的份上，你可别说这话。我所以活下去，正是因为希望死。’”

迪姆希·惠斯勒虽然有点心事，走过秘书的办公桌时还是朝她笑了笑，点头打招呼。她也朝他微微一笑。

他想到，如今21世纪，世界上到处充斥着电子计算机，可是居然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陈旧而过时的东西——活人当秘书。不过，在这里，在这个计算机的王国中，在经管“万能虚空”的庞大国际机构中，还有这种事儿，或许也是自然的。既然处处都有“万能虚空”，要是用性能差些的计算机去处理琐事，可能会显得有些俗气。



惠斯勒走进了亚巴姆·特拉斯克的办公室。这位政府官员正在小心翼翼地干他的工作——点他的烟斗。他停了下来，两只深色的眼睛朝惠斯勒瞟了一下。他背后有个长方形窗户，把他那鹰钩鼻子明显地衬托出来，置于显著地位。

“啊，惠斯勒来了。请坐，请坐。”惠斯勒坐定后说：“特拉斯克，看来出了点问题。”

特拉斯克似笑非笑：“可千万别是个技术问题。我只不过是个无辜的政治家。”（这是他常爱说的话。）

“问题关系到梅耶霍夫。”

特拉斯克马上坐了下来，样子看来十分痛苦。“你肯定吗？”

“相当肯定。”

惠斯勒明白对方为什么突然不愉快了。特拉斯克这个政府官员负责内务部的计算机及自动化局。“万能虚空”的卫星是活人。特拉斯克的工作就是处理牵涉到这些活人的政策问题，正如受过技术训练的活人卫星要和“万能虚空”打交道一样。

可是一位大师却不仅仅只是一个卫星而已。他甚至比凡人还要高出一筹。

早在“万能虚空”的原始阶段，讯问程序就是个明显的障碍。“万能虚空”可以解答人类所有的问题，一切一切的问题，但前提是：讯问的问题必须有意义。问题就在这里。知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积累起来，因此找寻有意义的问题的工作也就越来越困难。

光凭理智还不够。需要的是一种罕见的直觉；需要使象棋大师成为象棋大师的那种智力（但是比它还要高超）。需要的是这样一类的脑子：在千的五次幂这样数字的棋步中找出最佳的一步棋，而且还得在几分钟之内就找出来。

特拉斯克不安地呆着。“梅耶霍夫干什么来着？”

“他搞的一种讯问使我有点不安。”

“哎，惠斯勒，你真是的，就这点事啊？大师爱搞哪种讯问就搞



哪种，谁也管不了。你我都没资格过问他所提的问题的价值。这点你心里明白。我也知道你明白。”

“我倒是明白。当然啦。可是我对梅耶霍夫也有所了解。在社交场合中，你跟他有过接触吗？”

“天啊，当然不曾有过。有谁能社交场合中接触一位大师呢？”

“特拉斯克，你不要采取那种态度。大师也是人，也值得可怜。你想过没有，当个大师是什么滋味？知道世界上只有12个与你一样的人是什么滋味？知道一代人中只会出现一两个你这样的人是什么滋味？知道全世界都在指望着你，知道有上千个数学家、逻辑学家、心理学家和物理学家在伺候着你，这又是什么滋味？”

特拉斯克耸了耸肩，喃喃地说：“上帝啊，那我会觉得自己是全世界的太上皇了！”

“恐怕你不会。”高级分析员不耐烦地说，“他们觉得自己什么太上皇也不是。没谁配得上同他们交谈，自己觉得自己不合群。我告诉你吧，梅耶霍夫一有机会就钻到大家中间去。他当然还没结婚；他又不喝酒；他也不擅长社交——可是他到底还得找人。他不得不这样。再说，你知道他跟我们在一起都干些什么吗？一星期同我们起码聚会一次。”

“一点也想象不到，”那位政府官员说，“我听着都新鲜。”

“他爱讲笑话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他讲笑话，讲得还挺好，真了不起。不管是什么笑话，不管这笑话已经讲过多少次，不管这笑话多么乏味，经他一讲，可就妙极了。问题在于他会讲，有那么一种天才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那挺好啊。”

“也可能挺糟。笑话对他十分重要。”惠斯勒把两肘抵在办公桌上，咬着手指甲，望着空气出神。“他与众不同，他也知道他与众不同。他觉得，只有用讲笑话这种办法才能使我们这些傻瓜欢迎他。我们笑



啊，笑得前仰后合，要不就拍他的后背表示友好。嘿，我们甚至会忘掉他是个大师。只有这样他才拿得住我们。”

“你讲的这些非常有趣。我还不知道你是个出色的心理学家呢。不过，你说了半天，想说明什么呢？”

“简单说来就是这样：等到梅耶霍夫编不出新笑话了，那怎么办？”

“什么？”政府官员茫然不解。

“没新的了，只好讲旧的了，怎么办？听众不那么捧腹大笑或是根本不再欣赏他的笑话了，那该怎么办？他只有讲笑话才能拿得住我们。拿不住我们了，他就会感到孤独，一感到孤独，他怎么办？特拉斯克，世界上有12个人是人类离不开的。他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我们不能让他出什么事。我的意思是：不只是物质方面的。叫他太不高兴了也不行。有谁能知道这会对他的直觉产生多大影响呢？”

“他开始讲旧笑话了吗？”

“据我所知还没有。不过，我觉得他自己认为他已经是这样了。”

“有什么根据？”

“因为我听到他对‘万能虚空’讲笑话了。”

“天呀！真有这回事？”

“我偶然听见的。我出其不意走了进去，结果他把我轰了出来。火儿可大啦。平常他脾气挺好。就因为打扰了他，才发那么大脾气，我看这不是什么好兆头。他对‘万能虚空’讲笑话，这是事实。而且，我也相信，这只是一系列的笑话的开端。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呢？”

惠斯勒耸耸肩，使劲用手搓了一下下巴。“我想过了。我认为他想叫‘万能虚空’储存大量笑话，为的是能够花样翻新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他打算搞个机械笑话人，这样他手头总会有笑话，总不怕没有新笑料了。”

“老天爷！”

“从客观上说，这也许没什么不好。不过，一位大师开始用‘万



能虚空’来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，这苗头恐怕不大好。任何一位大师生来都有点头脑不正常，所以得看着点他们。梅耶霍夫现在可能接近了一种临界限，超过了这个界限，我们恐怕就要失掉一位大师。”

特拉斯克茫然地说：“你想叫我怎么办？”

“你可以去验证一下我说的对不对。我和他太接近了，也许判断不准确。再说，判断人，这不是我的特殊才能。你是政治家，这件事只有你才能应付裕如。”

“判断普通人，这可以。判断大师可不灵。”

“他们也是人啊。再说，你不干，谁干？”

特拉斯克的手指急速地不断敲着他的办公桌，嗒嗒响着，就像是缓慢的、声音沉闷的鼓声。

“看来我不得不干了。”他说。

梅耶霍夫对“万能虚空”说：“热情奔放的求爱者为他的心上人采了一大束野花。他忽然发现同一块草地上有一头公牛，样子很不友好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他，牛蹄子不住地刨地，威胁人的劲头十足。年轻人惊慌得手足无措。这时他发现在对面栅栏外面，在比较远的地方有个农夫，于是向他喊道：‘喂，先生，那头牛，它安全吗？’农夫用行家的眼光看了看年轻人的处境，向旁边吐了口痰，然后喊道：‘它嘛，很安全。’他又吐了口痰，随后补充一句说：‘至于你嘛，那可不敢说了。’”

梅耶霍夫刚要讲第二个笑话，召唤书送来了。

并不是真正的召唤书。谁也不能召唤一位大师。只能说是送来个信儿：梅耶霍夫要是有空，特拉斯克局长愿意见见他。

梅耶霍夫完全可以不理这个碴儿，继续干他的活儿，也决不会出什么岔子。纪律不能约束他。

可是另一方面，万一他不理会这碴儿，他们会一个劲儿打扰他——当然啦，方式方法毕恭毕敬，不过毕竟还是会一个劲儿打扰他。

于是他把“万能虚空”的有关线路关掉，锁好，把办公室的不准